

学李金玉 做“百事管”

中共山东省委财贸政治部编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

学李金玉 做“百事管”

中共山东省委财贸政治部编

山东人民出版社
一九六五年·济南

学李金玉 做“百事管”

中共山东省委财贸政治部编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(济南7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001号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: 4090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1·字数15,000

1965年8月第1版 1965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400,000

统一书号: 7099·780

定 价: (3) 0.10 元

編者的話

李金玉同志是蒼山县澗村信用社主任。他对党、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，对劳动人民无限热爱，十年如一日，勤勤恳恳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在工作中做出了出色的成績，并且热情帮助社員办了許許多与自己的业务“无关”的事情，被群众称赞为“百事管”、“知心人”。他的先进思想和先进事迹，为我省財貿战線上广大职工实现思想革命化树立了活的榜样。为了更好地发揚李金玉同志的革命精神，現在把李金玉同志的文章《听毛主席的話 为人民服务到底》和大众日报一九六五年七月九日社論《学李金玉 做“百事管”》，汇編成这个小冊子，供各地讀者学习参考。

中共山东省委財貿政治部

一九七五年七月

统一书号：7099·780
定 价：0.10 元

目 录

听毛主席的話 为人民服务到底……… 李金玉 (1)

学李金玉 做“百事管”………《大众日报》社論 (24)

听毛主席的話 为人民服务到底

蒼山县澗村信用社主任 李金玉

俺那个信用社，在魯南的抱犢崮山里，为六个生产大队的六百三十二户社員服务。从一九五四年开始办社，到如今是十一个年头了。靠着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，广大群众的拥护，我为集体生产和群众办了一点份內的事。可是党却給了我很大的荣誉，群众选我当县人民代表，叫我上了两趟北京，見了伟大的领袖毛主席。我試着越活越年轻，渾身都是劲。我今年六十岁了，只要还能动弹，一定听毛主席的話，为人民服务到底。

听毛主席的話 依靠三戶貧农办起了信用社

提起旧社会，俺那山里人的苦水吐不尽，說不完。

听听那里的庄名吧：白山、澗村、石桥、枣峪……除了山，就是沟。一共二千八百七十四口人，只有土地二千五百八十五亩，一口人合不上一亩地。那时候，土地山場，牛羊山果，多数叫几戶地主、富农霸占着。“杀不了穷人，当不了富汉”，地主、富农、奸商、債主合伙欺負穷人。光高利貸就有好几种名堂：“驴打滾”，“月利錢”，“果子賬”……。当时四百来戶人家，就有三十四戶貧农叫它逼得家破人亡，多少戶逃荒要飯的，就数不清了。东澗村貧农李宝真使了“馬三鬼”五吊錢，年把的工夫，卖了全部家当才还上这笔“追命錢”。以后，孩子病死，老婆改嫁，他追荒要飯死在外头，連把骨头也沒弄回来。

一九四七年解放后，俺那里見了青天，共产党、毛主席领导咱穷人斗倒地主分了土地。可是，光靠一家一戶的单干，还是脱不了受穷。亏了毛主席指出了合作化这条康庄大道，貧农下中农覺得有了奔头。一九五四年冬天，俺那里办起了农业合作社。跟着又試办信用合作社，党支部叫我干筹委会副主任。乍开始，都不大信服，只动员了东澗村宋玉德、楊芝田、李宝如、李宝刚入了四股，八块錢。以后李宝刚又退了，只剩三戶六块錢的股金。我导思：办信用社是毛主席說的。要挖掉穷根子，有三戶也得干下去。我东奔西跑，找

貧农串連；入了股的那三戶貧農也四下里動員。經過一冬天的工作，一九五五年開春建社的時候，才動員了八十股，加上社員存的款，總共才三百來元。大家選我當理事會主任，愁得我飯不想吃，覺不想困。心裏琢磨：我是快五十歲的人了，一個字不識，撥弄錢不是別的，我能挑起這個擔子嗎？又一想：我是共產黨員，黨信着我，貧農下中農擁護，毛主席叫辦信用社，就是為的叫窮人走社會主義道路，不再受高利貸剝削；只要我聽黨的話，按毛主席說的辦，依靠貧農下中農，就沒有過不去的“火焰山”。我就下定了決心，硬挑起了這副擔子。

“萬事开头難”，信用社成立的第二年春天，遇上災荒，國家供應十幾萬斤糧食。當時五百來戶人家，就有四百多戶擁上門來要貧款。可是俺社里能放貸款的錢不過五六百元，買不着一萬斤糧食，一天就放光了。我和會計心裏火急火燎的，從天明跑到天黑，一天動員的存款，不夠半天放的。趁這工夫，一些懷恨信用社的地主、富農和有資本主義思想的人，就到處“放風”，說什麼“信用社是兔子尾巴——長不了”，“信用社再能，手大遮不住天”，“誰有錢給李金玉到處豁撒！”埠陽村有個人想趁機向社員放高利貸。我跑去制止他，說新社會放高利貸不合法。他說：“這是周瑜打

黃蓋——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！”听了这些話，我又气又恨。回到家里，我寻思：貧农下中农眼巴巴地盼着有了信用社，遇上难处，是个依靠，如今是用俺的时候了。我是共产党员，无论如何，也得把信用社办好，斗垮高利貸！一九五六年四月，我和会計上县开会，听了领导的报告，更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重，一边开会，一边盘算：到接麦少說也得放生活款一千五百多元，家里只有四百多元，本乡的貧农下中农虽想把社办好，可在青黃不接的时候，誰有力量存錢。我翻来复去地寻思，猛然想起俺乡里有在临沂干工作的。散了会，叫会計先回家，我到了临沂，找到在部队里和罗庄煤矿的几个熟人。一見面，我就說，我来求帮。他們說：“这好办，十块八块的沒問題。”我說：“大伙选我当信用社主任，今年春荒，貧农下中农有难处，得个千儿八百元的。”他們都上心，湊了一千一百多元存款，拿回家来垫着底，我和会計又四下里动员存款，共吸收存款、放贷款六千五百元，买粮食七万斤。就这样，总算帮着社員过了春荒。

依靠群众 自力更生

信用社闖过了第一关，我也找到了一条路。我

是这么想的：信用社好比打倒敌人的一杆枪，要打倒敌人，沒有子弹不行，放空枪打不倒高利貸！一定得多筹备資金。可是錢从哪里來？靠國家銀行嗎？不行！开会时，常听领导說：毛主席叫依靠群众，自力更生。毛主席叫办信用社，就是叫用群众的錢办群众的事。想想乍办社家底薄，眼看着阶级兄弟有难处，沒錢放款，心里急的那个味，說啥也得把存款搞起来。乍动员存款，是怪难，我想只要听毛主席的話，一心无二，勤跑勤顛，使劲宣传党的政策，不折不扣地守信用，日久天长，群众会看見我的心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管刮风下雨，五冬六夏，一天到晚围着俺那六个村轉，遇上雨雪天，我还是照常地跑。社員存款、支錢、貸款、还款，我都一家一戶的上門办。

一九五六年夏季有一天，正下着大雨，我听说枣峪子大队张山修要支錢，連忙爬山越岭赶了去，在路上把脚也扎破了。他見我淋成个水人，脚上还淌血，一边忙着給我找药，一边埋怨我：“这么大的雨，你还跑来做什么，我等几天使錢也晚不了！”我說：“信用社講究的就是‘信用’，說到哪里，就得办到哪里！”这个村有个张老汉，我知道他有錢，动员他就是不存，还說：“我就不信你那好嘴。”我就出上工夫，經常从他門口走，見了就动员。两年多了，他还是不

存，我也不灰心。一九五七年，埠阳村有个放羊的社員捎信叫我去一趟，我想他是要支款。赶到他家，他放羊上了北山，我赶到北山，他又上了南山。我一气赶了十几里山路，在南山找到他办了手續。回来正好路过张老汉的門口，他見我就問：“山上还有存錢的嗎？”我說：“給一个放羊的送錢去啦！”他說：“你真是說到哪里做到哪里。”說着就掏出一百三十五元錢存上了。因为他是村里的长輩，从那以后，他見人就教訓：“你看看李金玉，他整天跑是为了誰？誰有錢就赶快存上！使了貸款的，有錢快还上！”还教育他的子女說：“有錢別胡花，拿來我叫李金玉給存着，以后好急用。”如今哪一个村都有五六个象张老汉那样的“老积极”，帮俺动员存款。

还有一次食品公司下村收購組要收猪，我清早下完通知，飯后就赶到下村，想看看猪是不是都“号”了，順便动员存款。西澗村徐广成見我来了就說：“天怪热的，家里活怪忙，你替我‘号’吧！”他这么一說，有八个村的三十八戶社員一共交給我三十八头猪，到落日头才“号”完，卖了二千二百元。我和會計挨門挨戶地送了两天。当时动员存款一千五百四十元，收回贷款四百元。食品收購組組長說：“我围着蒼山跑了多少年，从沒見过这样的新鲜事，群众拿着半个家

当交給你，真比亲兄弟还信得过。”

崖头村刘慎元老汉怪能花钱，他大儿在商店工作，一个月给他十五元，一个也剩不下。我劝他说：“你是个八十出头的人了，得准备准备后事。你一个月存五元，存上两年，送老的东西都能置全。”他信了我的话，按月存五元。以后刘慎元去世了，他孙子找我要贷款办丧事。我把他爷爷存的五十五元钱支给他，又去帮他安排，只花了三十元就殡葬了。余下的二十五元给他兄弟仨分了，感动得他们光说好的。以后他们也成了动员存款的积极分子。

东洞村李宝亮在黑龙江一个农場工作，老婆孩子在家里，以往一个月只寄回来十元八元的，家里生活有些困难，屋也毁了。一九五七年俺连着给他去了两封信，劝他俭省顾家。以后他陆陆续续地汇来了七百多元。我给他买房料，找人打地基，盖起了三间屋。他来家时找我说：“你真为俺操心了。”一九六〇年冬天我给崖头村社员送款，路过东洞村庄东水库，在冰上走，一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把左臂摔错了环，痛得我直咬牙，冒汗珠子。我想社员等着使款，不送去误了用怎么能行？我硬撑着把钱送到存款人手里。一年多我的左手一直抬不起来，还是硬撑着干。大伙都劝我歇些日子，我说：“这比起打鬼子时候，算不了什么

伤。”社員們都說我是“信用社迷”。連我那十几岁的孙子也說：“俺爷爷算迷在里边了！”

随着人民公社集体經濟的发展，社員的生活越过越富裕，信用社的存款多起来了。十年的工夫，动员社員存款八十万零四千元，集体存款四十七万三千元。到一九六五年五月底，社員存款余额达到三万五千七百四十七元。除去外乡的存款，按总戶数平均每戶有存款五十二元，存款戶占总戶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。俺社连着八年都是靠吸收群众的存款，解决集体生产和社員生活資金困难。眼看信用社这股子兴旺劲，连小孩也金說：“信用社，大挎包，有錢往里裝，用錢往外掏。”

关怀阶级兄弟 扶持集体生产

想想过去受的苦，寻思寻思阶级兄弟盼信用社的那个眼紅劲，毛主席的話就象刻在俺心上一样。走着路，躺在床上，我都數算俺那六个村四百六十四戶貧农下中农家里的情况。怎么才能叫他們靠着集体，把日子过得更强呢？我按照这些戶受累的原因，是个什么“症候”就帮他吃服什么“药”。一九五八年春，埠阳村貧农刘思爱孩子多，生活紧，使了十几回貸款共七

十多元。他找我說：“怎么办？我什么时候能翻过身来？”我說：“你別愁，以社为家，好好劳动，我再貸給你十五元买两头猪喂吧！”一九五九年春天这两头猪长大了，卖了后，还清了貸款，还存上了三十元。东澗村貧农社員李保才，全家八口人，生活怪难，一九六三年欠生产队的錢够一百元，还欠信用社貸款三十二元。有人說他家是“穷坑难填”。我覺得他家的日子过得巴結，是自己沒尽到責任。这一年尽先貸款給他买猪一头，一九六四年喂肥卖了，还上貸款，又还了生产队欠款三十元，还添了点衣服。李保才感激地說：“信用社給俺想的法子真好！”有人問我：“你怎么光貸給那些还不起的戶呢？”我說：办信用社，就是为貧农下中农服务嗎！只有依靠貧农下中农，支持貧农下中农，才能把信用社办好。

十年的工夫，俺一共对社員貸款四万九千八百八十元，解决了买糧、治病、买猪、添农具、修房屋等多种困难。如今已有四百二十七戶貧农下中农靠着人民公社的力量，日子过得頂上了中农，有一百二十五戶蓋了三百五十三間新屋。

毛主席叫咱走集体的道路，我想要使社員过上好日子，非叫集体富了不行。特別是成立了高級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以后，俺心里时刻想着这个事。可是，

乍办信用社那时，家底子薄，光社員貸款还“扑弄”不过来，对扶持集体生产有心无力。以后，存款的多了，信用社家底厚了，俺才如了愿。扶持集体生产就成了俺經常的任务。

一九六三年秋天，俺那里先旱后涝，公社党委提出搞生产救灾的任务。俺扶持了二十二个队搞起捕魚、弹花、染坊等六种副业。一九六四年春节以前挣了四千三百元，还上了贷款，还分給社員二千五百元。

一九六四年开春后，有十一个队缺地瓜种二万八千斤。为了叫生产队早压上地瓜，俺及时贷款扶持，又到二三十里路远的尚岩、車轎等区給队里买地瓜种。白山大队是从会宝岭水库底下搬出来的一个庄，一九六四年春天牛光吃麦糠不上膘，还死了两头老牛，生产队要求贷款一百元买点子青草掺着喂。我知道枣峪子大队山場多，收的干青草不少，就主动給他們挂鉤，互相調剂了三千斤，双方都很滿意。

一九六四年正当小麦拔节的工夫，供銷社进来了氨水。西澗村的干部說沒施过，怕不管用。我說：“上級党号召的事，准沒差，尽管施吧！”我先学会了施法，又贷款給买了四桶。施到地里不几天下了一場好雨，麦苗变得烏黑油亮，誰見了誰說“真管用”。收麦时，用氨水追的那一百一十亩，平均单产一百三十斤，

比別的地多產小麥二十三斤。這個莊的四個隊，在經濟上都比較困難，我想：幫他們養了豬，多積肥，還能增加收入。先找二隊隊長馬廣清商量。馬廣清說：“沒有豬圈，也沒有什麼喂。”我說：“先安排人放着，豬小吃得少，等接上地瓜秧就行了。”生產隊社員同意後，貸款一百五十元，買小豬十頭，以後養肥賣了，還上貸款，還分給社員三百多元。這一年俺一共扶持這四個生產隊買豬三十九頭。

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五年五月，俺一共對生產隊發放生產貸款八萬零八百一十三元，光一九六三、一九六四兩年多就發放了二萬八千多元。一九六四年俺那裡獲得了多年少見的好收成，糧食平均畝產四百一十斤。社員們說：“這麼好的收成，多虧黨的領導，可也有信用社的一份功劳！”丰收了，還貸款都怪積極，光一九六四年一年，就收回貸款一萬三千多元。

不識字也要學毛主席的書

以前我知道聽毛主席的話，還沒想到學習毛主席著作。一九六四年五月間，省農業銀行叫我去濟南匯報工作。省銀行的領導叫我學習毛主席著作。我想領